

玉茗堂摘評王弼州先生豔異編

豔異編敘

嘗聞宇宙大矣何所不有宜尼不語怪非
謂無怪之可語也乃離觀老儒輒云目不
覩非聖之書抑何坐井觀天耶泥丸封口
當在斯輩而獨不觀夫天之風月地之花
鳥人之歌舞非此不成其爲三才乎從來
可欣可羨可駭可愕之事自曲士觀之甚

奇自達人觀之甚平吾嘗浮沉八股道中
無一生趣月之夕花之辰啣觴賦詩之餘
登山臨水之際稗官野史時一轉玩諸凡
神僂妖怪國士名姝風流得意慷慨情深
等語千轉萬變靡不錯陳於前亦足以送
居諸而破岑寂豈其詹詹學一先生之言
而以號于人曰此夫出自齊諧之口也者

而擯不復道耶雖然詩三百篇不廢鄭衛
要以無邪爲歸假令不善讀詩者而徒侈
淫哇之詞頓忘懲創之旨雖多亦奚以爲
是集也竒而法正而葩穠纖合度脩短中
程才情妙斂踪跡幽玄其爲物也多姿其
爲態也屢遷斯亦小言中之白眉者矣昔
人云我能轉法華不爲法華轉得其說而

并得其所以說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縱
橫流漫而不納于邪詭譎浮夸而不離于
正不然始而惑既而溺終而蕩盡信書則
不如無書有味乎子輿氏之言哉不佞嬾
如稽狂如阮慢如長卿迂如元稹一世不
可余余亦不可一世蕭蕭此君而外更無
知己嘯咏時每手一編未嘗不臨文感慨

不能喻之於人竊謂開卷有益夫固善取
益者自爲益耳戊午天孫渡河後三日晏
坐南窻涼風颯至綠筠弄影左蟹螯右酒
杯拍浮大呼漫興書此以告夫世之讀豔
異編者

玉茗居士湯顯祖題

小引

是編成客或謂居士方持三大部破無明
網忍爲是兒戲哉居士笑曰難言也盡六
欲界未抵梵天且色爲身本愛爲色根色
生身身復生愛浮沉展轉寧有解脫今夫
物有含生而嚙動者其於情抑何專篤也
極而至于千古之雄必指劉項其智力足

以籠決一世而不能割之于虞戚又極而至于鹿苑僊以累劫之功見宮綵一旦而失其神足況其他哉曰子不能絕之迺已則何爲導之曰吾以佐杯酌資抵掌耳雖然亦復有說昔馮當世書謂王安國并門妙麗閉目不觀但日以談禪爲事王曰若如所言未達禪理閉目不觀便是一重公

案是書誠火宅也不無有蓮花在乎色卽
是空此語吾受之西方老師客謝不敏退

息菴居士書

豔異十二圖說

洛神

洛川神女

魏宮娥子

雙美亭

明珠

翠羽

織消

李夫人

漢武帝

輕紗幄

王昭君

沙漠

琵琶

雁

迷樓

隋陽帝
烏銅屏

宮娥

轉關車

楊貴妃

唐明皇
金獅子

安祿山
玉蕭山

芍藥花
琵琶

綠珠

石崇
崔

金谷園
鹿

珊瑚樹

崔鶯鶯

張生
琴

紅娘
月色

西廂

圖說

嬌娘

中生
茶蘼架

飛紅

熙春堂

虬髯

李靖
金帛

紅拂
重僕

宅院

無雙

黃仙客
宮車

塞鴻
情書

渭橋

白猿

歐陽將軍
諸婦

赤洞

夫人
珍寶

蓮塘二姬

楊彥采
琵琶

陸升之

二姑

按古今傳奇行于世者靡不有圖迺此編尤膾炙人口而未之見因廣購海內名筆僅得仇十洲家藏稿十二幅精工摹刻以弁諸簡端俾觀者目炫心飛是稱一時之大快云無瑕道人

陝西王岐之神

神名
岐王
神

陝西王岐之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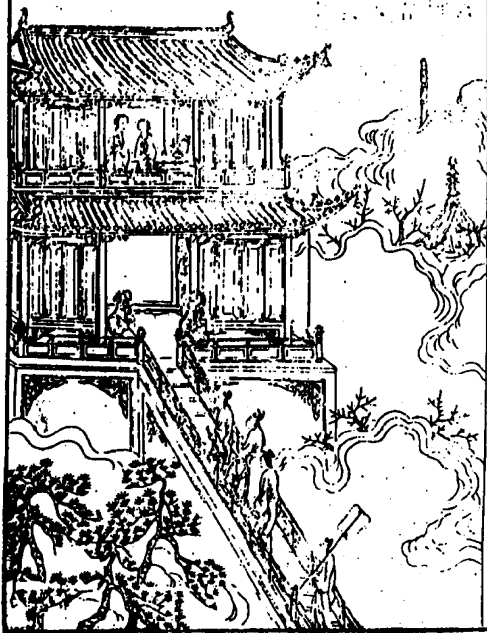




傳云
曰君為漢官
革一帝欲重
信于外國故
不復更人乃
窮按其車而
工皆棄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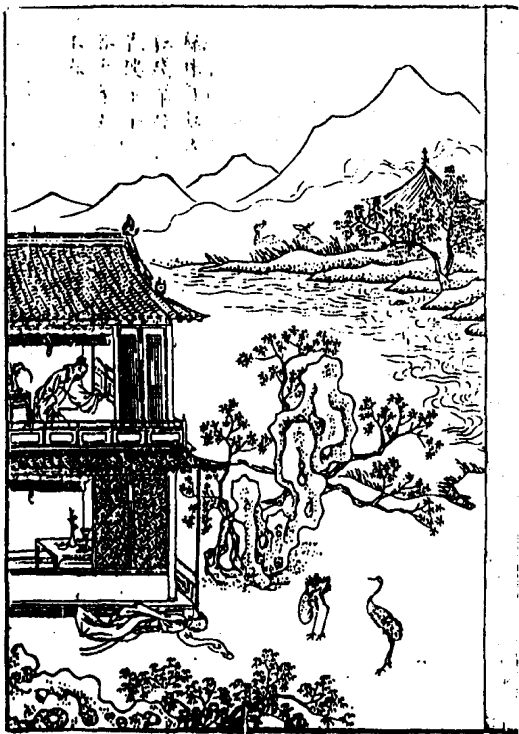


此亭乃建於...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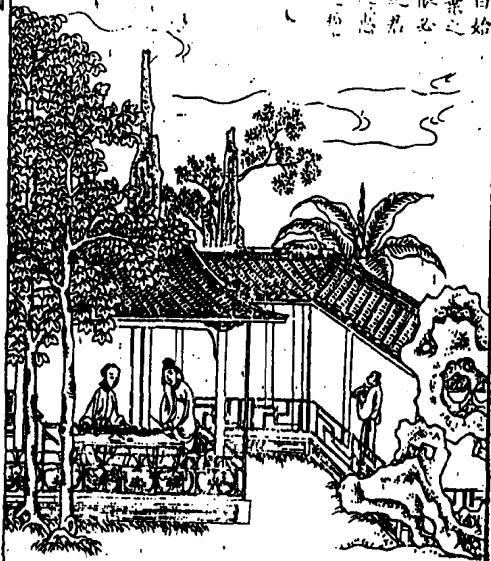


待
後山六五蓮功
帝命貴顯神妹
與妹山信為
亦女半貴如





崔謂張曰始
亂之終棄之
愚不敢恨必
也君亂之君
終之君之志
也沒身之極
又何必
深感
此竹



吟
上
詩
口
詭
馬
即
人
止
地
悅
橫
無
奈
自
淋
身
已
故
休
千
金
風
幸
上
嫩
不
禁
柳
上
帶
蒼
苔
空
留
小
窗
兒
不
管
春
風
吹
落
幾
多
紅
花
雨



此器公曰
非一速不能識
幸即非幸即不
能遇一妹虎嘯
風生龍騰雲合
非偶然也將予
之贈以佐真主



五言古詩
十首
卷之六
常山
常山



古叙
白猿

小
怪
此
豈
柱
風
上
吾
堂
橫
談
此
語
安
可
事
之
存



有以水... 此... 下...



豔異編目錄

卷一

星部

郭翰

神部

汝陰人

沈警

周秦行記

水神部

洛神傳

太學鄭生

卷二

龍神部

柳毅傳

仙部

裴航

少室仙姝傳

裴謨

玉茗堂摘評王弇州先生豔異編卷一

星部

郭翰

太原郭翰少簡貴有清標姿度美秀善談論工艸隸
早孤獨處當盛暑乘月臥庭中時時有微風稍聞香
氣漸濃翰甚怪之仰觀空中見有人冉冉而下首至
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艷絕代光彩溢目衣玄紺之衣
曳羅霜之帔戴翠翹鳳皇之冠躡瓊文九章之履侍
女二人皆有殊色感蕩心神翰整衣巾下牀拜

不意尊靈迴降，願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織女也。久無主對，而嘉期阻曠，幽態盈懷。上帝賜命，巫泮人間，仰慕清風，願託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爲勅侍婢，淨掃室中，張湘霧，丹縠之帷，施水精玉華之簾，轉惠風之扇，宛若清秋。乃攜手升堂，解衣共寢，其襯體紅腦之衣，似小香囊，氣盈一室，有同心親腦之枕，覆一雙縷，鴛文之衾，柔肌膩體，深情密態，妍艷無匹。欲曉辭去，面粉如故。試之乃本質。翰送出戶，凌雲而去。自後夜夜皆來，情好轉切。翰戲之曰：牛郎何

在那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且河漢
無可復知縱復知之不足爲慮因撫翰心前曰世人
不明瞻矚耳翰又曰卿旣寄靈辰象辰象之間可得
聞乎對曰人間觀之只見是星其中自有宮室居處
諸仙皆遊觀焉萬物之精各有象在天在地成形下
人之變必形於上也吾今觀之皆了了自識因謂翰
指列星分位盡詳紀度時人不悟者翰遂洞曉之後
將至七夕忽不復來經數夜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
笑而對曰天上那比人間正以感運當爾非有它故

也君無相忘問曰卿來何遲答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又爲翰致天慰悉非世物徐視其衣並無縫翰問之謂曰天衣本非針線爲也每去輒以衣服自隨經一年忽於一夜顏色悽惻涕淚交下執翰手曰帝命有程便當永訣遂嗚咽不自勝翰驚惋曰尚餘幾日對曰只在今夕耳遂悲泣徹曉不眠及旦撫抱爲別以七寶枕一枚畱贈約明年某日當有書相問翰答以玉環一雙便履空而去迴顧招手良久方滅翰思之成疾未嘗暫忘明年至期果使前日侍女將書函

至翰遂開緘以青縑爲紙鉛丹爲字言調清麗情意
重疊末有詩二首詩曰河漢雖云濶三秋尚有期情
人終已矣良會更何時又曰朱閣臨清漢瓊宮御紫
房佳期空在此只是斷人腸翰以香牋答書意情甚
切并有酬贈二詩曰人世將天上由來不可期誰知
一迴顧交作兩相思又曰贈枕猶香澤啼衣尚淚痕
玉顏霄漢裏空有還來竟自此而絕是歲太史奏織
女星無光翰思不已人間麗色不復措意復以繼嗣
大義須婚強娶程氏女殊不稱意復以無嗣遂成反

月翰官至侍御史而卒

神部

汝陰人

汝陰男子姓許少孤爲人白皙有姿調好鮮衣良馬遊騁無度常牽黃犬逐獸荒澗中倦怠大樹下樹高百餘尺大數十圍高柯旁挺垂陰連數畝仰觀間枝懸一五色彩囊以爲誤有遺者乃取而歸結不可解甚愛異之置巾箱中向暮化成一女子手把名紙直前云王女郎令相聞致名訖遂去有頃異香滿室漸

聞車馬之聲許出戶望見列燭成行有一少年乘公馬從十餘騎在前直來詣許曰小妹麤惡竊慕盛德欲託良媛於君子如何許以其神不敢苦辭少年卽命左右洒掃淨室須臾女車至光香滿路侍女乘馬數十人皆有美色持步障擁女卽下車延入別室幃帳茵席畢具家人大驚視之皆見少年促許沐浴進新衣侍女扶入女室女郎年十六七艷麗無雙着青袿襖珠翠璫錯下階答拜共行禮訖少年乃去房中施雲母屏風芙蓉翠帳以鹿瑞錦障映四壁大設珍

有多諸異果甘美鮮香非人間者食器有七子螺九
枝盤紅螺盃葉葉椀皆黃金隱起錯以瑰玫金墊貯
車師葡萄酒芬馨酷烈座上置蓮心蠟燭悉以紫玉爲
盤光明如晝許素輕薄無檢又爲物色夸眩意甚悅
之坐定問曰鄙夫固陋蓬室湫隘不意乃能見顧之
深歡懼交并未知所措女答曰大人爲中樂南部將
軍不以兒之幽賤欲使託身君子躬奉砥礪幸遇良
會欣願誠深又問南部將軍今何也曰是嵩君別部
所治若古之四鎮將軍也酒酣歎曰今夕何夕見此

良人詞韻清媚非所見聞。又援筆作飛鴻別鶴之圖。宛頸而歌爲許送酒。清聲哀暢。容態溢越。殆不自持。許不勝其情。遂前擁之。仍徵聘而笑曰。旣爲師人。感悅之機。又玷上客桂纓之笑。如何。因顧令撤筵去燭。就帳恣其歡狎。豐肌弱骨。柔滑如飴。明日遍召家人。大申婦禮。賜與甚厚。積三日。前少年又來曰。大人感愧良甚。願得相見。使某來迎。乃與俱去。至前獵處。無復大樹矣。但見朱門素壁。若今大官府中。左右列兵衛皆迎拜。少年引入。見府君冠平天幘。絳紗衣。坐高

殿上庭中掛戟設纛許拜謁府君爲起揖之升階勞
慰曰少女幼失所恃幸得托奉高明感慶無量然此
亦冥期神契非至情相感何能及此許謝乃與人內
門宇嚴邃瓌廊曲閣連亘相通中堂高會酣醺正歡
因命設樂絲竹繁錯曲度新奇歌妓數十人皆妍冶
上色旣罷乃以金帛厚遺之并資僕馮家遂贖給仍
爲起宅於里中皆極丰麗女郎雅善玄素養生之術
許體力精爽倍於常矣以此知其審神人也後嘗一
歸皆女郎相隨府君輒饋送甚厚數十年有子五人

而姿色無損後許卒乃攜俱去不知所在也

沈警

沈警字玄機吳興武康人也美風調善吟咏爲梁東宮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驥邀之語曰玄機在席顛倒賓客其推重如此後荆楚陷沒入周爲上柱國奉使秦隴途過張女郎廟旅行多以酒肴祈禱警獨酌水其祝詞曰酌彼寒泉水紅芳掇崑谷雖致之非遠而薦之畧俗丹誠在此神其感錄旣暮宿傳舍憑軒望月作鳳將雛含嬌曲其詞曰命擘無人

嗚舍嬌何處嬌徘徊花月上空度可憐宵又讀爲歌
曰靡靡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成無月
明吟畢聞簾外歡賞之聲復云聞宵豈虛擲則月豈
無明音旨清婉頗異於常忽見一女子寒簾而入再
拜云張女郎仲妹兄使致意警異之乃具衣冠未離
坐而二女已入謂警曰跋涉山川固勞動止警曰行
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稍遣旅愁豈意女郎猥
降仙駕願知伯仲二女郎相顧而笑之大女郎謂警
曰妾是女郎妹適廬山夫人長男指小女郎云適衡

山府君小子、並以生日同覲大姊、屬大姊今朝曆城
未旋山中幽宗、良夜多懷、輒欲奉屈、無憚勞也、遂攜
手出門、共登一輜、駟車駕六馬、馳空而行、俄至一處、
朱樓飛閣、備極煥麗、令警止一水閣、香氣自外入內、
簾幌多金縷、翠羽飾以珠璣、光照室內、須臾二女郎
自閣後冉冉而至、揖警就坐、又具酒肴、于是大女郎
彈箏篴、小女郎援琴爲數弄、皆非人世所聞、警嗟賞
良久、願請琴寫之、小女郎笑之、謂警曰、此是秦穆公
周靈王太子神仙所制、不願傳於人間、警粗記數弄、

不復敢訪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今後會難
邂逅相遇今誓爲歡星漢移今夜將闌心未極今且
盤桓小女郎歌曰洞簫響今風生流清夜闌今管絃
迢長相思今衡山曲心斷絕今秦隴頭又歌曰隴上
雲車不復見、湘州斑竹淚沾餘、誰念衡山烟霧裏、空
看雁足不傳書、警乃歌曰義起曾歷許多年、張碩凡
得幾、昔憐何意今人不及簪、警來相見更無緣、二女
郎相顧流涕、警亦下淚、小女郎謂警曰、蘭香姨智瑛
姊亦常懷此恨矣、警見二女郎歌詠極歡而未知審

契所在警顧小女郎曰潤玉此人可念也良久大女
郎命履與小女郎同出及門謂小女郎曰潤玉可便
伴沈郎寢警欣感如不自得遂攜手入門已見小婢
前施臥具小女郎執警手曰管從二妃游湘川見君
於舜帝廟讀湘王碑此時憶念頗切不謂今宵得諧
宿願警亦備記此事執手款敘不能已也小婢顯質
前致詞曰人神路隔別後會賒况姮娥妬人不肯流
照織女無賴已復斜河寸陰幾時何勞煩數遂掩戶
就寢備極歡昵將曉小女郎起謂警曰人神事殊無

官于書大姊已在門首警于是抱持致於膝共敘離
別須臾大女郎卽復至前相對流涕不能自己復置
酒警歌曰時值行人心不平那宜萬里阻關情只今
隄上分流水更泛從來哽咽聲乃贈小女郎指環
小女郎贈警金合歡結歌曰心纏幾萬結縷繫幾千
迴結怨無窮極結心終不開大女郎贈警瑤鏡子歌
曰憶昔窺瑤鏡相看望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影
滅贈答頗多不能備記粗憶數首而已遂相與出門
復駕輜輶車送至下廟乃執手嗚咽而別及至館懷

中探得瑤鏡金鏤結，良久乃言于主人。夜而失所在，時同旅咸怪。警夜有異香，警後使迴，至廟中於神座後得一碧箋，乃是小女郎與警書，備敘離情。書末有篇云：飛書到沈郎，尋已到衡陽。若存金石契，風月兩相望。從此遂絕矣。

周秦行記

予貞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至伊關，南道鳴皋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失道不至，更十餘里，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氣如麝香，因趨進，行不知

厭遠見火明意莊家更前驅至一宅門庭若富家有黃衣闍人曰郎君何至予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僧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謂誰黃衣曰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予問誰氏宅黃衣曰但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蔽以珠簾有朱衣黃衣闍人數百立階左右曰拜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薄太后廟郎君不審何忽至此對曰臣家宛葉將歸失道敢託命太后遣西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

君唐朝名士不待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
着練衣、貌狀瑰瑋、不甚年高、勞予曰、行役無苦乎、召
坐食、頃間、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
二女伴相尋、况又遇佳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屬
二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子二人從中至、從者數
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下粧、衣青衣、僅可二
十餘、太后曰、高帝戚夫人、予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
柔肌穩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綉單衣、薄
太后曰、此元帝王嬙、予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

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填之
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寢近太后曰楊潘至矣
忽車騎馬跡相雜羅綺燿煥有視不給有二女子從
雲中下予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容貌甚麗
衣繡衣冠玉冠年三十餘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
子予卽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皇朝不
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
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早被寬博衣太后
曰齊潘淑妃予拜之如妃禮旣而太后命進饌少時

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字，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
更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來
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數幸華清宮，扈從不得至。
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
成對。太真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說懊恨，東昏
侯疎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予：今天子
爲誰？予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嬖兒作
天子也。太奇。太后曰：何如？予對曰：小臣不足以知
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予曰：民間傳聖武，太后

首肯三四太后曰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小女子酒環
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
玉環光照千座引琴而鼓聲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邈
邈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之歡牛秀
才固才士盡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
逡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媿管
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煙艸幾經秋復春王嬙詩曰
雪裏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垂新如今最恨毛延
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

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強
太真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床雲雨
馬嵬分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
幾度歸江山猶是舊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
披金縷衣再三邀予作予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香
風引到大羅天月滿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
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短髮麗衣貌甚美
而目多媚與潘妃偕來太后與接坐居之時令吹笛
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

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偷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詩畢酒既至太后笑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爲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辭曰東昏以玉兒身歿國除玉兒不擬負他綠珠辭曰石衛尉性嚴急今有歿不可及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其他太后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爲株索單于婦固自困且苦寒地胡鬼能何

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予爲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別。忽聞外有太后命。予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而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予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餘里有薄后廟。予却避。望廟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予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竟不知其何。

水神部

洛神傳

太和中處士蕭曠自洛東遊至孝義館夜憩于雙美亭時月朗風清曠善琴遂取琴彈之夜半調甚苦俄聞洛水之上有長歎者漸相逼乃一美人曠因捨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陳思王有賦予不憶也邪曠曰然曠又問曰或聞洛神卽甄皇后后謝世陳思王遇其魄於洛濱遂爲感甄賦後覺事之不正改爲洛神賦寄意于宓妃有之乎妃曰妾

卽甄后也。爲慕陳思王之才調，文帝怒而幽死。後荀
魄遇王于洛水之上，敘其寃抑，因感而賦之。覺事之
不典，易其題，乃不謬矣。俄命雙鬟持茵席，具酒肴，而
至。謂曠曰：妾爲袁家新婦，時性好鼓琴，每彈至悲風
及三峽流泉，未嘗不盡夕而止。適聞君琴韻清雅，願
一聽之。曠乃彈別鶴操，及悲風。神女長歎曰：真蔡中
郎之儔也。問曠曰：陳思王洛神賦如何？曠曰：真體物
潘亮爲梁昭明之精選，爾女微笑曰：狀妾之舉止云。
翻若驚鴻，婉若遊龍，得無疎矣。曠曰：陳思王之精魄

今何在女曰見爲遮須國王曠曰何爲遮須國女曰劉聰子歿而復生語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須國久無主待汝父來作主卽此國是也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織綃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龍君之愛女善織綃于水府適令召之爾曠因語織綃曰近日人世或傳柳毅靈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爾餘皆飾詞不可惑也曠曰或聞龍畏鐵有之乎女曰龍之神化雖鐵石金玉盡可透達何獨畏鐵乎畏者蛟螭輩也曠又曰雷氏子佩豐城劍至延平津躍入水化

爲龍有之乎。女曰：妄也。龍木類，劍乃金，金既尅木，而不相生焉，能變化豈同雀入水爲蛤，雉入水爲蜃哉。但寶劍靈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沉于泉耳。其後搜劍不獲，乃妄言爲龍，且雷煥只言化去。張司空但言終合，俱不說爲龍化劍之靈異。亦人之鼓鑄鍛鍊，非自然之物，是知終不能爲龍明矣。曠又曰：梭化爲龍如何。女曰：梭木也，龍本屬木，變化歸本，又何怪也。曠又曰：龍之變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馬師皇療之。女曰：師皇是上界高真，哀馬之引重負遠，故爲

馬醫愈其疾者萬有餘匹上天降鑒化其疾于龍脣
吻間欲念師皇之能龍後負而登天天假之非龍真
有病也曠又曰龍之嗜鷲血有之乎女曰龍之清虛
食飲沆瀣若飲鷲血豈能行藏蓋嗜者乃蛟蜃輩爾
無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誕妄之詞爾曠又曰龍何好
口好睡大卽千年小不下數百歲偃仰于洞穴鱗甲
間聚積沙塵或有鳥啣木葉遺棄其上乃甲拆生樹
至于合抱龍方覺悟遂振迅修行脫其體而實虛無
澄其神而歸寂滅自然形之與氣隨其化用散入真

空若未胚。胚若未凝。結如物在。恍忽精奇。杳冥當此之時。雖百骸五體。盡可入于芥子之內。隨其舉止。無所不之。自得還元返本之術。與造化爭功矣。曠又曰。龍之修行。向何門而得。女曰。高真所修之術。何異。上士修之。形神俱達。中士修之。神超而形沉。下士修之。形神俱墜。且當修之時。氣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卽老子云。恍恍忽忽。其中有物也。其於幽微。不敢泄露。恐爲上天譴謫。爾神女遂命左右。傳觴敘語。情況昵洽。蘭艷動人。若左瓊枝。而右玉樹。繾綣永夕。感暢其懷。

曠曰遇二仙娥於此真所謂雙美亭也忽聞鷓鴣鳴神
女乃雷詩曰玉筋凝腮憶魏宮朱絲一弄洗清風明
晨追賞應愁宋沙渚烟綃翠羽空織綃詩曰織綃泉
底少歡娛更勸蕭郎盡此壺悲見玉琴彈別鶴又將
清淚滴真珠曠答二女詩曰紅蘭吐艷開天桃自喜
尋芳數已遭珠珮鵲橋從此斷遙天空恨碧雲高神
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贈曠曰此乃陳思王賦云或
採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贈以成洛神賦之詠也龍
女出輕綃一匹贈曠曰若有胡人購之非萬金不可

神女曰、君有奇骨異相、當出世、但澹味薄俗、清襟養真、妾當爲陰助、言訖、超然躡虛而去、無所睹矣、後曠保其珠綃、多遊嵩岳、友人嘗遇之、備寫其事、今遁世不復見焉、

太學鄭生

垂拱中、駕在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曉月、度洛橋、橋下有哭聲甚哀、生下馬察之、見一艷女、翳然蒙袂曰、孤養於兄嫂、嫂惡苦我、今欲赴水、故畱哀須臾、生曰、能隨我歸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載與

之歸所居號曰汜人能誦楚詞九歌招魂九辨之書
亦嘗擬詞賦爲怨歌其詞艷麗世莫有屬者因撰風
光詞曰隆光秀兮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顧室漢
兮有處葦方潛重房以飾姿見耀態之韶美兮蒙長
詞以爲帷醉融光兮渺渺瀾瀾遠千里兮涵炯兮晨
陶陶兮暮熙熙無媿娜之機條兮嫂盈盈以披蓮醉
遊顏兮倡蔓卉流情電兮髮隨施生居貧汜人常出
輕繒一端賣之有胡人醉千金居歲餘生將遊長安
是夕謂生曰我湖中蛟室之妹也謫而從君今歲滿

無以久留君所、乃與生訣、生留之不能得、去後十餘
年、生兄爲岳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
鄂渚、張宴樂酣、生愁思吟曰、情無限、今蕩洋洋、懷佳
期、今鶴三湘、聲未終、有画舫浮漾而來、中爲綵樓、高
百餘尺、其上花帷帳、欄籠画囊、有彈弦鼓吹者、皆神
仙蛾眉、被服烟電、裾袖皆廣尺、中一人起舞、含嚙怨
慕形、類汜人舞而歌曰、訴青春、今江之隅、拖湖波、今
裏綠裾、荷拳拳、今來舒、非同歸、今何如、舞畢、斂袖悵
然、須臾風濤崩怒、遂不知所在。

玉茗堂摘評王弼洲先生豔異編卷二

龍神部

柳毅傳

唐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
人有客于涇陽者、遂往告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
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怒怪
視之、乃姝色也、然而娥、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
若有所伺、毅詰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此、婦始笑而謝、
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問於長者、然而恨

貫肌骨亦何能愧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少女也
父母配嫁荆川次子而夫壻樂逸爲婢僕所惑日以
厭薄既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逮訴頻
切又得罪於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歔流涕
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
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
邇洞庭欲以尺書記託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毅曰
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
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

致意耶、唯恐道塗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
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再謝曰、負戴珍重、不
復言矣、脫獲回耗、雖死必謝、吾不許、何敢言、既許而
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
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磁帶
束、以他物、然後舉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不
得矣、幸君子書敘之外、悉以語之、心誠倍託、千萬無
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
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

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曰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數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齧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它日歸洞庭慎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家乃訪于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扣俄有武夫出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事曰徒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

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艸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指毅止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毅視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晶。雕瑠璃於翠榻，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君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火經。少選當罪。毅曰：何謂火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波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

神發一炬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
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焉言粗畢而宮門間景
從雲合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
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曰
然遂入拜君亦拜坐于霧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
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而來將有爲乎毅曰毅大
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閒驅涇水之
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埜風鬟雨鬢所不忍視毅因
語之謂毅曰爲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

淋漓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至此因取書
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
鑒聽坐貽孽替使深閨孺弱遠罹辱害公乃陌上人
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
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目以書授之令
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
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愛
弟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曰何故不使知曰以
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

與天將失意穿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于古今
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于此故錢塘之人日來
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拆地裂宮殿擺簸雲烟
沸湧俄有赤龍長萬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鬚項掣
金鎖鎖牽玉柱千雷萬霆繳繞其身霰雪雨雹一瞬
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初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
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安抑乃獲自定因告辭曰願
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不必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
不爾幸爲少盡繼繼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

風慶雲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妝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追而視之前所寄辭。女然而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烟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凝環旋入于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入宮。須臾又問。怨苦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立于君左右。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寃。不然者。是爲涇陵。

之士矣。饗德懷恩，詞不諭心。殺馮退，辭謝俯仰唯唯。錢塘乃告兄曰：適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申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上帝知其寃而宥其失，前所譴執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官中，復忤賓客，愧惕慚懼，不知所還。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曰：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慙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過恣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靈聖，諒其至寃，不然者，我何辭焉。從此已往，勿復如斯。錢塘復再拜，坐定。

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笳角鼙鼓，旗旌劔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鉞，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士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悅，錫以紈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

依昔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真人兮信義長兮骨
肉兮返故鄉永言慚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
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歿有途此不當婦兮
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髮髻風霜兮雨雪
羅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
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闋洞庭君俱奉觴於穀穀踉蹌
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
涇水東流傷嗟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
君憂哀寃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君和雅兮盛甘羞山

家寂寞、今難久留、欲得辭去、今悲綢繆、歌罷皆呼萬
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亦出紅
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旣而宮中
之人、咸以綃絲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
于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泊酒闌歡極、毅辭起
復宿于凝光殿、翌日又宴毅于清光閣、錢塘君因酒
作色謂毅曰、子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
可羞者、邪、愚有衷曲、一陳於公、爲可則俱履雲霄、如
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

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
如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托高義
世爲親賓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
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耶毅肅然而作笑曰誠不知君
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攘五岳洩其憤怒復見斷
金鑲翠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並無如君者
益犯之者不被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
志奈何蕭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
僕之素望乎若遇公於洪波之內玄山之中鼓以鱗

鬚披以雲雨將近毅以歿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窮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賢傑有不如者况江湖靈類乎而欲以介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彊暴之氣唯王籌之耳錢塘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深宮不聞正論邇者詞述狂狷擗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間也其夕復與歡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君遂爲知心友明日毅辭

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媿戴遂至睽別位前溧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於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淒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出途上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如遂娶于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又亡徙家金陵常以

鰥曠多感，欲求繼。媒氏來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盧氏女前年適清河張氏，無何而張子夭亡。今母憐其少艾，惜其獨居，欲擇德以配焉。尊意可否？毅乃卜，日就禮。是則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極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嫠視其妻，俄憶類於龍女，而逸艷豐狀，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曰：世間豈有是理乎？經歲餘，生一子，端麗奇特。毅益愛重之。踰月，乃禮飾煥服，殷勤笑謂毅曰：君

不憶余之於昔邪。毅曰：風非姻好，何以爲憶？妻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辱，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泊錢塘，季父論親不從，乖負宿心，悵望成疾。中間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妾遂閉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弃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憐，志復欲馳白於君，值君果娶張韓，不可申志。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父母得以爲心矣。不意今日獲奉君子，感喜終世，死何恨焉。因泣下，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愛子。

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歡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
賤質未知君意若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
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
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不
許君乃誠爲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語之毅曰似有
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
志然自約其心以達君之命餘無及也初言慎勿相
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錢塘君逼迫之際唯理有
不可是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行義爲志寧有殺其

壻而納其妻者耶一不可也某素以操直爲志尚寧
有屈於已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因率肆胸臆醉
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子有
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
子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無始心未爲感矣從此以
往永奉歡好心無纖慮也妻深感悲喜交至復謂曰
勿以異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
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
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覲洞處既至而

賓主盛禮不可備紀、後徙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
與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
濡澤、以其春秋積聚、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感
及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安
遂歸洞庭、凡十餘歲、殆莫知迹、至開元末、毅之表弟
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
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
顧之際、山與舟稍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
嘏、其中有一人呼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促

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官闕如人世見殺立于官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殺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毛髮已黃嘏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殺因出藥五十九粒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嘏嘗以是說傳于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隴西李朝威敘而歎曰五蟲之長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虫洞庭含吐大直錢塘迅疾磊落宜有

承焉、般誅而不載、獨可憐其意矣、愚義之、遂爲斯六

仙部

裴航

唐長慶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遊于鄂渚、謁故舊友人崔相國、值相國贈錢二十萬、遂挈歸于京、因備巨舟、載于襄漢、同載有樊夫人、乃國色也、言詞間、接帷帳、比鄰、航雖親切、無計導達、而覩面焉、因賂侍婢、覓烟而求達、詩一章曰、向爲胡越猶懷想、况遇天仙隔錦屏、儻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詩往久而

無咎航數詰裊烟烟曰娘子見詩若不聞如何航無
計因在道求名醞珍果而獻之夫人乃使裊烟召航
相識及寒帷而玉瑩光寒花明景麗雲低疑鬢月澹
修眉舉止乃烟霞外人肯與塵俗爲偶航再拜揖聘
昭久之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將欲弃官而幽棲岩
谷召某一訣耳深哀艸撥慮不及期豈更有情留盼
它人約不耶但喜與郎君同舟共濟無以諧謔爲意
爾航曰不敢飲訖而歸操比冰霜不可干冒夫人後
使裊烟持詩一章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

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航覽之空
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達詩之旨趣後更不復見但
使裊烟達寒暄而已遂抵襄漢與使婢挈妝奩不告
辭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航遍求訪之滅跡匿影竟
無蹤兆遂飾裝歸輦下經藍橋驛側近因渴甚遂下
道求漿而飲見茅屋三數間低而復隘有老嫗織麻
苧航揖之求漿嫗咄曰雲英擎一杯漿來郎君要飲
航訝之憶樊夫人詩有雲英之句深不自會俄於簞
箔之下出雙玉手捧瓷甌航接飲之真玉液也但覺

異香氤氳透于戶外。因還甌遽揭箔觀一女子露裏
瓊英春融雪彩臉欺膩玉鬢惹濃雲嬌羞而掩面蔽
身雖紅蘭之隱幽谷不足比其芳麗也。航驚怛軟足
縮不能去。因白嫗曰某僕馬甚飢願息於此當厚答
謝幸無見阻。嫗曰任郎君自便耳。遂飯僕秣馬。良久
謂嫗曰向睹小娘子豔麗驚人姿容擢世所以躊躇
而不能適願納厚禮而娶之可乎。嫗曰渠已許嫁一
人。但時未就耳。我今老病只有此女孫昨有神仙與
靈藥一刀圭但須玉杵臼搗之百日方可就吞。當得

後天而老、若約娶此女者、得玉杵曰、吾當與之也、其餘金帛、吾無用處耳、航拜謝曰、願以百日爲期、必攜杵白而至、更無它許人、嫗曰然、航恨恨而去、及至京國、殊不以舉事爲意、但於坊曲鬧市喧衢、而高聲訪其玉杵白、曾無影響、或遇朋友、若不相識、衆言爲狂、人數月餘日、忽遇一貨玉老翁曰、近得潯州藥舖下老書云、有玉杵白貨之、耶君懇求如此、吾當爲書導達、航媿荷珍重、果獲杵白、卞老曰、非二百緡不可得、航乃瀉囊兼貨僕馬、方及其值、遂步驟獨挈而抵蓬

橋、昔日嫗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豈愛惜女子，而不酌其勞哉？女亦微笑曰：雖然，更爲吾搗藥百日，方議姻好。嫗於襟帶間解藥，航卽搗之，晝爲而夜息，夜則嫗收藥，臼於內室。航又聞搗藥聲，因窺之，有玉兔持杵臼，而雪光輝室，可鑑毫芒。於是航之意愈堅。如此日足，嫗持而吞之，曰：吾當入洞而告姻戚，爲裴郎具幃帳，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少留此，逡巡車馬僕隸迎航而還，別見一大第，連雲珠屏，晃日。內有帳幄屏帷，珠翠珍玩，莫不臻至，愈如貴戚家焉。仙童侍女，

引航入帳就禮訖。航拜嫗悲泣感荷。嫗曰：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孫，業當出世，不足深媿。老嫗也。及引見諸賓，多神仙中人也。後有仙女髮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耳。航拜訖，女曰：裴郎不相識耶？航曰：昔非嫗，不省拜侍。女曰：不憶鄂渚同舟而抵襄漢乎？航深覺怛，懇惓陳謝。後問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雲翹，夫人劉綱仙君之妻也。已是高真，爲玉皇之女吏。嫗遂將航妻入玉峰洞中，瓊樓珠室而居之。餌以絳雪瓊英之丹，體性清虛，毛髮紺綠，神化自在。超爲上仙。至

和中友人盧顥遇之于藍橋驛之西。因說得道之事。遂贈藍田美玉十斤。紫府雲丹一粒。敘話永日。使達書于親愛。顥稽顙曰。兄既得道。乞一言而教授。航曰。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何由有得道之理。盧子惜然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液。虛實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術。還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教。異日言之。盧子知不可請。但終宴而去。後世人莫有遇者。

少室仙姝傳

寶曆中有封陟孝廉者。居于少室。貌態潔朗。性頗貞。

端志在墳典。僻於林藪。探義而星歸。腐草閱經而月
墜。幽窗砢砢孜孜。俾夜作晝。無非搜索隱奧。未嘗縱
悞日時也。書堂之畔。景像可窺。泉石清寒。桂蘭雅澹。
戲猿每竊其庭果。唳鶴頻棲於澗松。虛籟時吟織埃。
晝閒烟鎖。管篁之翠節。露滋躑躅之紅葩。薜蔓衣牆。
苔茸毯砌。時夜將午。忽颺酷烈。漸布於庭際。俄有輶
駟自空而降。畫輪軋軋。直漉簷楹。覩一仙姝。侍從華
麗。玉珮敲磬。羅裙曳雲。體欺浩雪之容光。臉奪芙蓉
之濯艷。正容斂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謫居下界。

或遊人間五岳或止海面三峰月到瑤階愁莫聽其
鳳管蟲吟粉黛恨不寐於鴛衾燕浪語而徘徊鸞虛
歌而縹緲寶瑟休泛虬觥懶斟紅杏艷枝激含頻於
綺殿碧桃芳藻引凝睇於瓊樓既厭曉妝漸融春思
伏見卽君神儀濔濔襟量端明學聚流螢文含隱豹
所以慕其貞朴愛此孤標特謁光容願持箕箒又不
知卽君雅旨何如陟攝衣卽燭正色而坐言曰某家
本貞廉性唯孤介貪古人之糟粕究前聖之指歸編
柳苦辛然糠幽暗布被糲食燒蒿茹蒸但自困窮終

不斯濫必不敢常神仙降顧斷意如此幸蚤迴車姝
曰某乍造門牆未申懇迫輒有詩一章奉留復七日
更來詩曰謫居蓬島別瑤池春媚烟花有所思爲愛
君心能潔白願操箕箒奉庭幃陟覽之若不聞雲輶
旣去窻戶遺芳然陟心中不可轉也後七日夜姝又
至騎從如前時麗容潔服艷媚巧言又白陟曰某以
業緣遽縈魔障歛起蓬山瀛島繡帳錦宮恨起紅茵
愁生翠被難窺舞蝶於芳草每妬流鶯於綺叢靡不
雙飛俱能對峙自矜孤寢轉惜深閨秋却銀缸但疑

昨於片月春尋瓊圃空杼思於殘花所以激切前昔
布露丹懇幸垂采納無阻積誠又不知郎君意竟何
如陟又正色而言曰某身居山藪志已顛蒙不識鉛
華豈知女色幸垂速去無相見尤姝曰顧不貯其深
疑幸望容其陋質輒更有詩一章後七日復來詩曰
弄玉有夫皆得道劉剛兼室盡登仙君能仔細窺朝
露須逐雲車拜洞天陟覽之又不過意後七日夜姝
又至柔容冶態靚衣明眸又言曰逝波難駐白日易
頽花木不停薤露非久輕漚泛水只得逡巡微燭當

風莫過瞬息。虛爭意氣。能得幾時。恃賴韶顏。須臾槁木。所以君誇容鬢。尚未凋零。固止綺羅。貪窮典籍。及其衰老。何以維持。我有還丹。頗能駐命。許其依託。必寫襟懷。能遣君壽。例三松。矐芳兩目。仙山靈府。任意追遊。莫種槿花。使朝晨而騁艷。休敲石火。尚昏墨而流光。陟乃怒目而言曰。我屈書齋。不欺暗室。下惠爲師。叔子爲證。是何妖精。苦用凌逼。心如鐵石。無更多言。倘若遲迴。必當窘辱。侍衛諫曰。小娘子迴車。此木偶人不足與語。况窮薄當爲下鬼。豈神仙配偶耶。納

長吁曰、我所以懇者、爲是青牛道士之苗裔、况此時
一失、又須曠及六百年、不是細事、於戲、此子大是恐
人、又留詩曰、蕭郎不顧鳳樓人、雲澀迴車淚臉新、愁
想蓬瀛歸去路、難窺舊苑碧桃春、輜輶出戶珠翠響、
空泠泠、簫笙杳杳、雲路然、陟意不易、後三年、陟染疾
而終、爲太山所追、來以巨鎖、使者驅之、欲至幽府、忽
遇神仙騎、從清道甚嚴、使者躬身於路、左曰、上元夫
人、遊太山耳、俄有仙騎、召使者與囚俱來、陟至、彼仰
窺、乃昔日求偶仙姝也、但左右彈指、悲嗟、仙姝遂索

追狀曰、不能於此人、無情、遂索大筆判曰、封陟性雖執迷、操惟堅潔、實山朴、蕙難貴、風情宜更延一紀、左右令陟跪謝、使者遂解去鐵鎖、曰、仙官已釋、則幽府無敢追攝、使者却引歸、良久蘇息、後追悔自咎而已。

裴謚

裴謚王敬伯、梁芳約爲方外之友、隋大業中相與入白鹿山學道、謂黃白可成、不死之藥可致、雲飛羽化、無非積學、辛勤採鍊、手足胼胝、十數年間、亡何梁芳死、敬伯謂謚曰、吾所以去國忘家耳、絕絲竹口狀肥。

秦日弄奇色、去華屋而樂齋居、賤珍物而貴寂寞者、豈非顛乘雲駕鶴、遊戲蓬壺、縱其不成、亦望長生壽畢、天地耳、今仙海無涯、長生未致、辛勤於靈山之外、不免就叅敬伯所樂、將下山乘肥衣輕、聽歌翫色、遊於京洛、意足然後求達、垂功立事、以榮耀人鬢、縱不能憩三山、飲瑤池、驂龍衣霞、歌鸞舞鳳、與仙翁爲侶、且署金拖紫、圖形凌烟、厠卿大夫之間、何如哉、子盍歸乎、無空歎深山、諶曰吾乃夢醒者、不復抵迷、敬伯遂歸、諶留之不得時唐貞觀初、以舊籍調授左武衛

騎曹參軍大將軍趙咄妻之以女數年間遷大理廷
評衣緋奉使淮南舟行過高郵制使之行呵叱風生
舟船不敢動時天微雨忽有一漁舟突過中有老人
衣簑戴笠鼓棹而去其疾如風敬伯以爲吾乃制使
威振遠近此漁父敢突過試視之乃謔也遂令追之
因請維舟延之座內握手慰之曰兄久居深山拋擲
名宦而無成到此極也夫風不可係影不可搆古人
倦夜長尚秉燭遊况少年白晝而擲之乎敬伯自出
山數年今廷尉評事矣昨者推獄平允乃大錫命服

淮南疑獄今獄于有司上擇詳明吏覆訊之敬伯預
其選故有是行雖未可言官遠比之山叟自謂差勝
兄甘勞苦尚如曩日竒哉竒哉今何所須當以奉給
謀曰吾儕野人心近雲鶴未可以腐鼠嚇也吾子沉
浮魚鳥各適何必矜炫也夫人世之所須者吾當給
爾子何以贈我與山中之友或市藥于廣陵亦有息
肩之地青園橋東有數里櫻桃園北車門卽吾宅
也子公事少隙尋我於此遂脩然而去敬伯到廣陵
十餘日事少閒思謀言因出尋之果有車門試問之

乃裴宅也。人引以進。初尚荒涼。移步愈佳。行數百步。方及大門。樓閣重重。花木鮮秀。似非人境。烟翠葱籠。景色妍媚。不可形狀。香風颯來。神清氣爽。飄飄然有凌雲之意。不復以使車爲重。視其身若腐鼠。視其徒若螻蟻。旣而稍聞劔珮之聲。二青衣出曰。阿郎來。俄有一人衣冠偉然。儀貌奇麗。敬伯前拜。視之乃誦也。裴慰之曰。塵界任官。久食腥羶。愁慙之火。燄於心中。負之而行。固甚勞苦。遂揖以入。坐于中堂。窻戶棟梁。飾以異寶。屏帳皆畫雲鶴。有頃四青衣捧碧玉臺盤。

而至器物珍異皆非人世所有香醪嘉饌目所未睹
既而日將暮命其僕促席然九光之燈光華滿座女
樂二十人皆絕代之色列其座前裴顧小黃頭曰王
評事昔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弃吾下山別近十年
纔爲廷尉屈今俗心已就須俗伎以樂之顧伶家女
無足召者當召士大夫之女已適人者如近無姝麗
五千里內皆可擇之小黃頭唯唯而去諸伎調碧玉
簫調未諧而黃頭已復命引一伎自西階登拜裴席
前裴指曰叅評事敬伯答拜細視之乃其妻趙氏而

敬伯驚訝不敢言、妻亦甚駭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階下、二青衣捧玳瑁箏授之、趙素所善也、因令與座伎合曲以送酒、敬伯座間取殷色朱李投之、趙顧敬伯、潛係於衣帶、伎奏之曲、趙皆不能逐、裴乃令隨所奏、時時停趙以呈其曲、其歌舞非雲韶九奏之樂、而清亮宛轉、酌獻極歡、天將曙、乃召前黃頭曰、送趙夫人、且謂曰、此乃九天画堂、常人不到、吾昔與王爲方外之交、憐其爲俗所迷、自投湯火、以智自燒、以明自賊、將沉浮於生死海中、求濟不得、故命於此一以醒之、

今日之會議再難得亦夫人宿命乃得暫遊雲山萬里車復來往勞苦無辭也趙拜而去裴謂敬伯曰評公使車留此一宿得無驚郡將乎宜就館未赴關關時訪我可也塵路遐遠萬愁攻人努力自愛伯拜謝而去後五日將還潛詣取別其門不復有宅乃荒涼之地烟艸極日惆悵而返及京奏事畢得歸私第詰趙兢怒曰女子誠陋不足以奉事君子然已辱厚禮亦宜敬之夫上以承祖考下以繼後嗣豈苟而已哉奈何以妖術致之萬里而娛人之視聽乎朱李尚在

其言足徵何諱乎敬伯盡言之且曰當此之時敬伯亦自不測此蓋裴之道成矣以此相眩也其妻亦記得裴言遂不復責吁神仙之變化誠如此乎將謂習者術術以致惑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且夫雀爲蛤雉爲蜃人爲虎腐草爲螢蟋蟀爲蟬鯤爲鵬萬物之變化書傳之記者不可以智達况耳目之外乎